

古代晋中名人篇赏析

(六)

宋辽金元(上)

□赵世芳

(上接第08/09版)

一生立朝,守正持中。不随党争浮沉,不为时局俯仰。仁宗末年,储位未定,人心浮动,文彦博从容筹谋、定策安宗,稳固国本,平息纷扰。神宗厉行新法,朝野汹汹、新旧相争,他直言陈弊,力谏法度不可骤改。民生不可轻摇,以老成持重之思,制衡激进新政,护佑苍生安稳。贝州叛乱,他临危受命,旬日之间,荡平祸乱,文武兼济,尽显经世治世之才。

政有余暇,兼修文翰。文章简质厚重,长于奏疏、书启、亭堂记,诗承西昆余韵,清雅平正。退居洛阳主持耆英会,多酬唱、山水闲



介休祿神樓

资料图

适之作。诗文清峻沉郁,尽载四朝兴衰沧桑。书法劲健端雅,笔力风骨为黄庭坚盛赞;谓其格调高古、不输前贤。身居高位而不掩文采,功业赫赫而不失儒心。

文武政绩,广受赞誉。宋神宗誉其为朝廷宗臣,厚德敛功、谦守自持,可比汉之贤相丙吉。司马光叹其德望昭著,系四海民心所托。富弼赞其临大事、决大疑,沉静从容、不动声色而定全局。苏轼由衷叹服:综理庶务,精练之才虽少年俊秀不及;贯通今古,渊博之识虽名家难追。苏辙亦评:辅相四世,始终一心,不言而四方归服,无为而庶务井然。其威名远播域外,辽使人朝觐见,观其仪容气度,慨然叹为“天下异人”。元人纂修《宋史》,终成定论:彦博立朝端重,顾盼有威,远人钦仰,公忠直亮,临事果断,具一代大臣之风。

纵观北宋名士各有千秋:或以气节垂青史,或以文章耀古今,或以军功定边疆。文彦博,集众长而不偏执,历兴衰而守本心。处台辅之尊而不骄,逢朝局剧变而不乱。居庙堂则秉国持衡、安边济民,担社稷千斤之重;退林下则崇文兴教、涵养士林,延续千古文脉之魂。朝堂存中正之道,出则立济世之功,林下守儒者风骨,功业、德行、文韵三者兼备,完人风范冠绝一时。

情系介休,接续文脉。介休祿神楼为海内仅存的祿教建筑孤例,清代碑志明确载述:“其初,非三结义庙,盖宋文潞公为祿教建耳。”庆历八年,文彦博临危受命平定贝州之乱,军功卓著。后世乡邦相传,其凯旋后,为酬答神佑、安定乡土,始建祿神庙,今之祿神楼即为当年庙之山门乐楼。介休自北朝以降,便是粟特

蕃商往来之地。文彦博虽立身以儒、守道持正,却兼容地域旧俗、不拒异域文脉,以庙宰辅胸襟,包容多元文化,成就一段晋地丝路交融佳话。

伊水洋洋,山木苍苍(司马光《文潞公家庙碑》)。伊水洋洋:文彦博晚年号伊叟,退居洛阳,安家伊洛之间;父母迁葬伊川,身后也埋骨伊水之畔;赠庄园给程颐建立伊皋书院,一生后半段精神归宿就在伊洛河山。山木苍苍:洛阳耆英会,一众退休元老,流连嵩洛山林。文彦博历经四朝风波,人虽老去,人格声望巍然如故。

1097年文彦博去世,30年后靖康之祸,北宋灭亡。

附:

司马光·文潞公家庙碑(节选)

铭曰:

郁彼乔木,茂于苞根。浩彼长川,发于浚源。矧人之先,云谁敢援。

天佑有宋,诞生哲臣。乃幹枢轴,乃秉鸿钧。克厘克谐,允武允文。

甘陵有妖,悖暴纷囂。公往逍遥,不日而消。仁祖寢疾,群心震栗。公入密勿,四海清谧。

出殿方维,为诸侯师。以惠以绥,不废其威。至也民悦,去也民思。其思如何,式谣且歌。

歌政之和,在洛为多。谋居之安,畴如得民。公自汾渚,迁于洛汭。允乐兹土,永燕私处。

伊水洋洋,山木苍苍。经之营之,筑庙渠渠。新庙既成,室家是臧。公崇俭约,不尚侈崇。

庙堂既辟,四室有恤。豢牲孔硕,黍稷惟馨。豆笾既陈,旨酒既盈。苾苾芬芬,祖考来宁。百嘏来臻,福祉

攸增。

天锡公社,强明寿恺。帝锡公祿,崇荣丰泰。天匪公私,公德是宜。帝匪公优,公勋是酬。

公拜稽首,扬天子之休。思纯终始,式貽孙子。子子孙孙,勿替勿忘。世奉烝尝,永保公之烈光。

●【写作背景】

元丰年间,王安石变法,文彦博、司马光都与新法立场不合,先后退居洛阳。司马光在此埋头修《资治通鉴》,文彦博以元老身份闲居西京,开启著名的洛阳耆英会,二人莫逆相交,政见、礼学观念高度契合。

元丰三年(1080年),司马光兼任判河南府,恰在洛阳;文彦博家庙礼制定型,恳请司马光撰写碑记。

司马光本身极重视家礼,后来撰写《书仪》,讨论士大夫祭祖祠堂制度,此碑文正是他礼学思想的重要实物文本。

这是碑铭(颂铭),属于四言韵文,仿《诗经》雅颂体例,如:“伊水洋洋,山木苍苍;经之营之,筑庙渠渠”,刻于家庙石碑,用来称颂文彦博家世、功业、家风,告慰先祖、训诫子孙,是北宋碑铭的典范之作。写平叛,不用铺陈厮杀,只用“公往逍遥,不日而消”八个字,写出文彦博举重若轻的宰相气度;写民心,“至也民悦,去也民思。其思如何,式谣且歌”,寥寥数句,写出百姓的拥戴,不夸大、不浮夸。司马光为文,崇尚实录,拒绝浮华辞藻,却自有宏大气象。把人物史实、礼制规范、家族训诫全部熔铸在韵文之中。既是文学,也是史料,体现北宋士大夫“文不离史、文不离礼”的特点。二人为同乡,又同为退居洛阳的知己,全文不见私人抒情,通篇持庙堂公论。褒扬有分寸,赞美不溢美;结尾“勿替勿忘,世奉烝尝”,落脚到家风教化,确为宋代儒者碑铭最高境界。

元祐元年(1086年)司马光去世(68岁),80岁的文彦博写下《司马温公挽词》:“莫逆论交司马丈。”二人一碑一挽,一写生时之交,一写死后之哀,两篇文献互为映照,见证两位山西老乡之间政见、私交、礼学理想的三重契合。

